

67851
:8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所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

實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

純禮入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

凡此四本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

尊卑之賤義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

之際也今世少為禮者恭敬而義者布施而德

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之本也故搆而

不若太一之道故曰衰末造



鎮乎自靜手足之下時有轉移而終不
離其所之之向然後川可濟也今天下
之用兵何其紛如耶兵家之至理如主
客勞逸之說語雖至陳要亦如治國平
天下之道必由省刑薄歛雖千萬世不
可易者也國初如宋國公統兵三十萬
征納哈潁國公統蕃漢大軍征雲南定
遠侯提十萬衆深犁虜庭皆能成功者
不獨一時大將從龍百戰亦其士卒皆
飲食抄弓矢其糧餉皆不求而備其賞

罰皆信必不假借其號令皆不言而喻
其氣候正當鼎新故雖用兵萬里而無
異於几席之下揆之今日藐不相倫古
之命將者必問其人能將兵幾何衡量
而與之如負重者能勝千斤雖加以百
斤而不可也蓋其用兵之時全視主將
之氣力爲麾舞而平居訓練尤溷主將
之精神周到流洽今不問其爲何路兵
任舉一將而授之責之以戰譬如截他
人之指附於我手遂能遇器即執乎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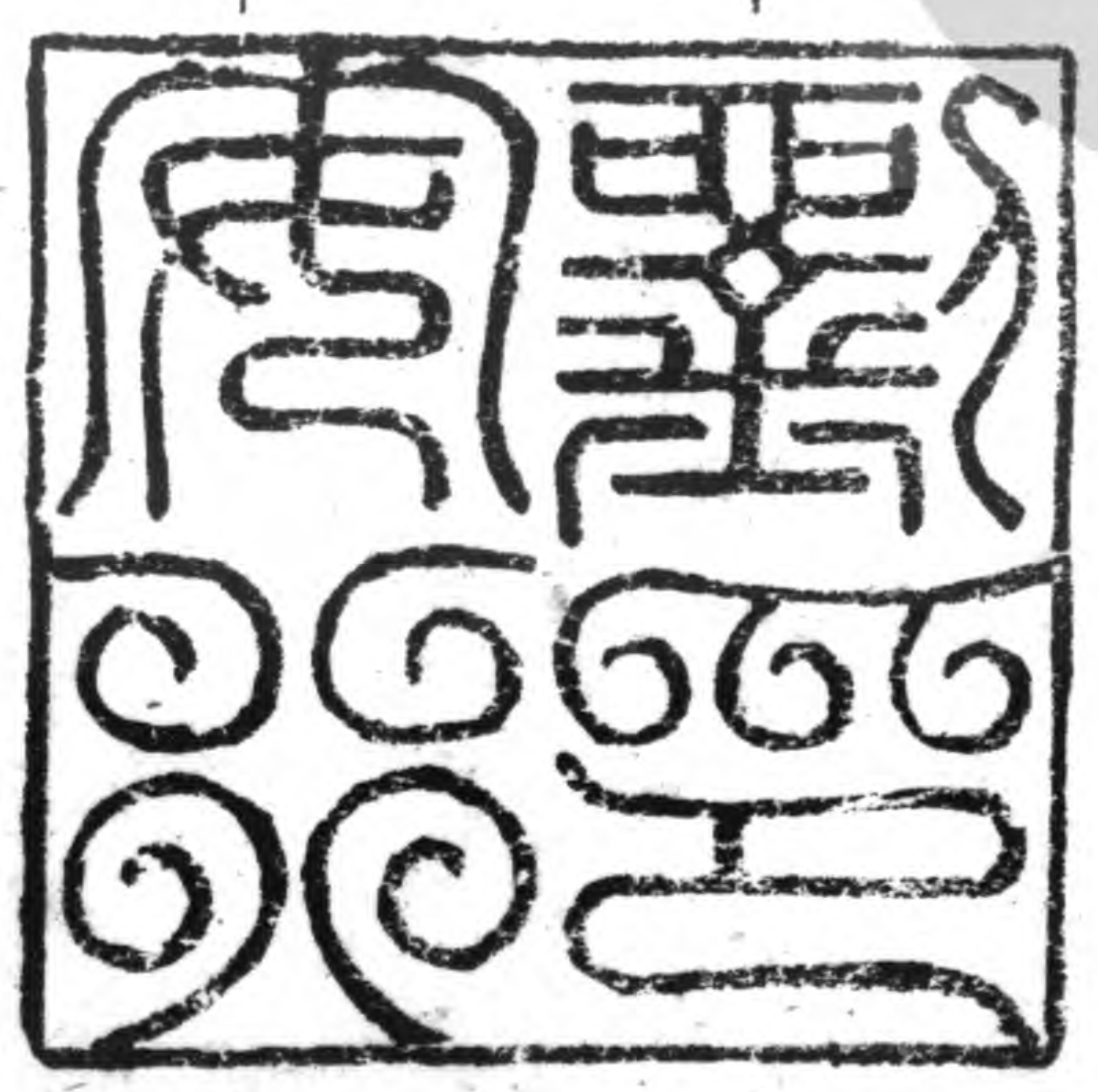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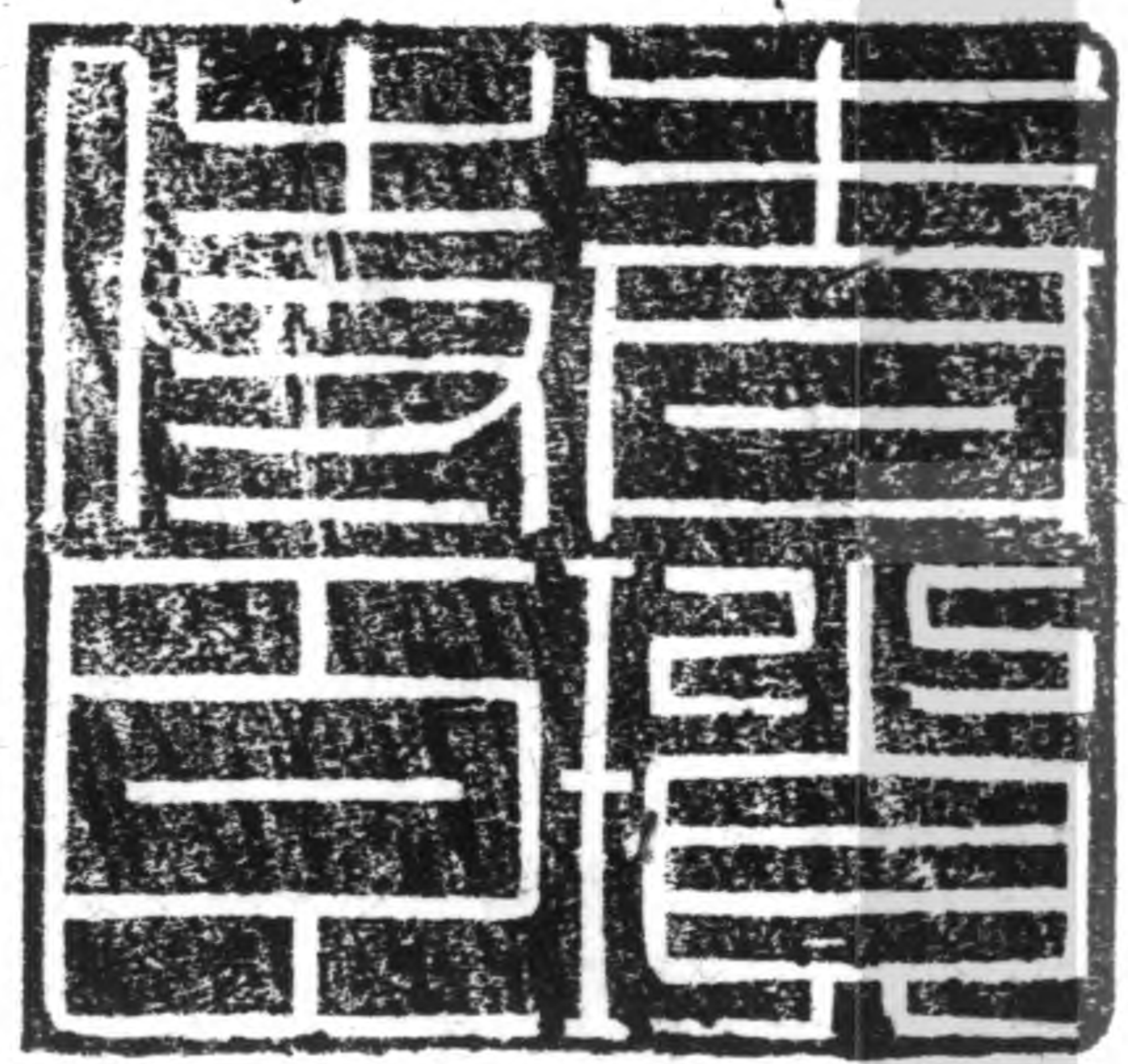
之性情與地之夷險槩置不問以爲有
兵即可戰譬如以放牛牧童驟被儒服
令其搦管彼之文字從何處得來舉動
如此無惑乎兵日疲而驕民日憊而盡
盜日多而不可止也爲今之計惟有處
處守處處戰而摠其成者厚集資糧陰
致天下智謀敢死之士使賊營之情形
燎如指掌用間出奇以要於成庶其可
幾也公之備兵我襄也賊尚在大河以
北公總總然下令七城盡增高壘盡浚

深濠襄樊舊無一兵公以點金手練成
八千子弟以故賊所過處無不殘破而
襄之七城晏然公又能以其暇力一襲
賊於吳家店使賊棄飯而逃一截賊於
雷家塢傷賊無算則所謂處處守處處
戰之明效已見於天下矣其兵用而如
不用故怨咨不作兵不用而即安於梓
里故變故不生賊至我地利少而害多
故舊賊畏新賊不往此皆公以卓然之
識立於機先故能未事而防事至不亂

至公于役監師與督理大將奔馳于千
山萬嶺之間饋餉不絕猶能敗賊於豐
陽敗賊於青泥於萬難措手之中而猶
有事機之會則所謂運附手之指馭儒
服之牧而建宋穎諸公之畧英雄手眼
無處不呈又在思議之外矣予反覆其
文詞至月下卮言所謂事業無盡血肉
有盡設願無盡酬心有盡官階無盡享
用有盡愁苦無盡欲娛有盡撫然感嘆
此其識豈塵埃中將相所能具然余故

因是有芹曝之進焉菩提一語足廣却
願曰衆生有盡我願無窮上以酬聖明
特達之知下以出斯民水火之厄公其
許我哉

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左給事中年家
治生劉安行頓首拜撰



小引

予非師中料也方予多時

為先大夫先恭人所憐

日居小學習點畫辨白讀

起息欲食不為殊云等

一

中長而兩先人督帖括甚力
予復癯懶恒有數浹旬不
去戶庭者俄薦賢書遊
曲江對客語面靴作赤色
及版書分署存陟參藩
皆博帶雍容太平物色也
予何嘗習師中事負師
中之具哉乃以流寇煽煽
賴年不聽政秩監軍噫
非其頂矣客曰昔留侯

貌多愛子武侯羽扇綈
巾亦何必大刀長箭躍馬
提戈代大匠斷乎心滋
戚夫雅符弗請赤子處
劉而後借力於赫轅迄典
兵者積習相蒙日甚而後
監之以文吏然不能躬抱
桴鼓以奮勵陣頭此官之
設僅以載筆後車報情亦
紀功罪一椽乘之任百子綈索

然無味但今日勦寇嘗作殊
觀波且無根勝無歸家無
顧忌無向注如室中之穴鼠
壁上一之飛蠅以驅則波集
以威則波生者非武能素
書所可宗其交者重以將
士無殺賊之心諸司多陸
域之見奸民喜亂辨細極
艱皆兵家之忌夫功將於
何日耶予終年馬上心口自

維每於解鞍時篝燈濡
墨紀心見聞之之當以遂偶
取闕切者存之錄二十之一然
再一取讀諸篇無功可紀
仍是報清刑紀功罪之細
事予心更戚今予且改監軍
而接軍於鄒矣鄒實屢
踐之浚依然我馬鄒瞻若
戈者解甲竹時扶犁耜耜
深耕無力江邊山谷維此

出之免於賊者後死於隍免
於饑者復死於疫敵楚陽
九終規人謀然鄒之開鎮也
託臨万山之中空号建牙之
署有司則各有京成錢穀
則各有主者事權則各有
專屬兵馬則每多借借
寄於楚豫秦三隅之枯地
控上下二千里之殘疆以當
數十萬出沒之強寇此

即能者亦必棘手而說予
非師中之料者乎者心可
嘔無勢可意所嘆已矣回
想清察搗管午夜攤書
虛畔竹聲花間鴛鴦庭
草無人自綠閒者好作主
人亂鴨啼後歸興濃於酒
也者坡以鎖院草制構思
良若見一老年午睡花前
展舒甚遠蹴之醒曰汝識

字不對曰不識曰便如此
等年話者令人爽然終然

可
崇禎丙子端陽日冀南笛賦

土題

解鞍小錄

冀南笛賦土著

六城增濬紀畧

流寇披猖鯨吞豕突肆毒九載蔓延七省攻
陷七八十城戮我生靈汚彼室家且數十百
萬稽古昔大盜如東漢之黃巾西漢之赤眉
宋之方臘正德間之邢老虎輩皆不若是烈
蓋數值陽九殺運侵尋否則癸酉冬月黃河

冰凍成橋頃刻度賊數萬豈人所能爲哉嘗
曰殺運云爾其將袖手瞪目立視斯民之塗
炭與是不然亦有人之所能爲者子與氏謂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以用於今日
夫誰禁焉當西戍兩歲之交巨寇繇維宛直
突鄖陽不三旬間鄖屬六城並陷余以全方
守襄襄屬諸邑瀕危者亦屢集養兵既已無
術客兵更不務留殺賊固功全賊爲上廼壁
意增城濬濠以固根本事出非常決策甚難
紙上商求徒虛時日因徧召各邑令集郡城
爲甲戌十月廿三日會於署內之靜觀堂范
郡丞汝梓魏別駕士清江司理禹緒襄陽朱
令希萊棗陽金令九陞南漳張令大觀光化
王令棟皆與焉署均州則經歷蔣奕芳署宜
城則主簿崔文臺各留居守余預列各地方
諸大要務縣各一紙以四虛心互相講求而

增濬爲第一義凡增濬內之規制經費綱領
條目無不畢具漏五十下定議余謂一夜齒
牙賢於百紙文書方以定議者牒上三院臺
皆報可大略襄城堅好稍需補葺無煩物力
而外六城當同一例城則增高五尺以磚爲
之培厚三尺以土爲之濠則深一丈廣一丈
五尺提綱則統於守令分任則丞簿尉以暨
士著之幹濟者經費則義勸士民有田一畝
捐錢一文出納則舉紳士父老之公勤者掌
之不入官庫胥手諸無難辦獨經費一節易
起波濤然百畝之家歲穫籽粒一二百石僅
捐錢百文纔斗米之值耳而以固圍衛民全
活無笑便民乎厲民乎當必有辨嗣是守令
各率其屬進紳士者舊昌言利害得失鉅細
勞逸

國憲陰隲及余決意增濬之故群情霍然乙亥

正月棗陽金令首報工竣余馳視之雉牒巍
然鑿濠得泉徧灌周城清波蕩漾則初願之
所不及也秦人楊濩客於棗經畫倡揀與有
力焉余爲文勒石紀之均州蔣幕肇始胡守
承熙繼之乙亥秋八月余自興元旋師舟過
均陽城工已竣引別泉入濠濠水盡滿東憑
大江居然天塹馬中貴應辰有事玄嶽出質
增七百兩未易少之余亦爲文勒石乙亥冬
十月南漳張令報竣蓋紳士耆舊之分力建
置者濠則漳令任之署穀城魏別駕經營過
半童令思聖終其事宜城熊令文昌理之丙
子春正月余過其地城頭更新者什七兩縣
以余遷秩去襄尚未以牒報也光化商多於
民聚處西城外之江濱城內強半化爲耕田
蓋大江通秦之漢興楚之鄖竹財貨周行於
水次爲便商民不願城居城則卑陋單薄有

不能容足處迺處士橫議力撓其成縣宰不能奪增濬之舉至光而窮余不解其爲公爲私但昔人興作必權利害今全利無害必欲以已意格之信而後勞光人不信余余不信信也又何尤焉適許大將軍駐兵於光余屬其環光城另鑿大濠注以支流關廂民居之兩杪處爲二大渠東接城垣西達大江傍引江水鑄大砲四門置城頭以守渠俾渠可守關廂或可無恐余終不謂善也噫嘻備兵使者銜

命而來監此一方在城在野鴻雁熙熙咸待命焉不能如龔遂之治渤海使民賣刀買犢復不能如皇甫嵩之破黃巾殺賊動以數萬計迺斤斤爲嬰城之謀洵屬下策然以處於帝豐履泰之餘千看盡敝尺籍半空聊憑茲雉喋以固人心而鞏壯圖猶愈於無策耳

荆楚紀事

襄陽之樊城西南一都會也距襄城僅盈盈
一水兩岸人聲可呼應屋角相聯延七八里
群商襍處以通南北財貨艇帆來江上邪許
聲曉夜不絕登襄城一望檣列如竹林五方
僑寓無所不有殆未易物色當南宋時魯守
樊與金人壁壘交持者三年以樊有城可憑
且襄爲犄角金人不能有樊乃不敢犯襄否

則衣帶水豈真一葦難航可限南北哉迨我
有明履盛席豐纔一講武便屬蛇足其視內地
堡寨只人間籬壁埒耳久之樊城就圯嘉隆
間江右章公來撫鄖值兵休烽靖物似人和
數省協濟得三十餘萬金兩閱歲工竣再閱
歲城復於隍蓋濱江多鹵沙雜土豈非作者
之過也事無可攷然樊之耄耄父老猶能述
其所見娓娓言之於今垂六十年所周視城
基惟餘丘垤而西敵臺巍然一室肖章公像
冠履肅然公之精神在樊樊之尸祝在公皆
可想見者崇禎壬申余奉

簡書備兵以長至日入襄逾兩月守令請閱樊
扁舟順流東下抵新洲舍舟彼岸循舊城址
而西陟水星臺高處一望屢廬屋煙籠甯心
吐之是日唐太守魏別駕江司理李襄尹集
仁皇寺余暢言樊城宜築無城耶無樊無樊

即無襄之故羣以爲然時流寇數十萬方掠
山右轉踞河朔人畜宇舍所過無餘其不及
大河以南者黃流中隔耳水堅可渡豈容再
計余因銳意築樊令一下再下寂無應者反
多巷議洊至投牒就中情事可以意揣余念
殊冷癸酉仲冬黃河水凍成橋頃刻賊度數
萬宛雒之間騷然震動逆氛立徧湖北殺人

盈野寢及暮城焚人大恐老稚負載踉蹌人
城或露處淺舟夜泊江心全性命保妻孥

已滿志其棄萬間大厦同敞屣矣始猶以余
言爲中者余意更戚迺繚然起而更端爲備
易之舉中夜草牒上三院臺曰樊城與襄陽
城南北並峙僅隔一江樊城商民輻輳煙井
數萬家東西延袤其長七里在前代原有壘
城與襄爲犄角無復可問已非一日及嘉隆
年間補建新城旋即傾圮今惟有土基高丈

許且半成平地先是崔苻無備即夜戶可以
不扃民無戒備官有餘閒土木之後洵屬緩
置而今非其時矣試觀兩年來流寇兩犯楚
中樊人負芟肩輿駢趨城內狼狽之狀不悉
見聞夫後顧覓江干遺棄所費無筭何莫非
民間物力然人去而房留群賊再來必付一
炬千百年甲第連雲寧無可念本道初議築

城士民難之蓋亦賊未過河憚於興作視流
賊不能離太行跬步耳茲者兩番震動共苦

無枝可棲因諒本道及諸有司起念無他本
道亦謂創築城垣非數萬金不可且非數年
不就於應急之着無當也乃變而爲敵臺高
墻之說其制南面憑江爲險不必更置外將
東西北三面就舊城基因地酌宜先建敵臺
十餘座以磚石爲之上覆以屋可容一二十
人及砲石弓弩週圍聯以高墻以土爲之墻

留砲眼可放箭砲每牆兩頭皆與臺聯至樊
城原有六門今即置門於敵臺之下榜名於
上牆外濬濠如城濠之制如是而濠以衛臺
臺以衛牆牆以衛居民或不至爲鼠賊所蹂
躪乎再照年來每有賊倭即竭襄之兵力強
半注於樊城雖群寇悍於有備未敢妄窺一
步而各部精兵遂不能令樊而遠事征剿不

幾以一樊城沾帶全襄乎若臺牆一成兵可
四應至便計也於今臺牆之築已勢不容緩

工作之需在房舍起科累論僉同有封疆之
責者又何憚數月之勞不爲樊人作百年之
逸乎且也出納之籍委之士人即府縣諸司
無嫌可避董率之責本道蚤已力肩及是時
鳩工辦料又何待焉若夫輸銀之則市口與
委巷有別高堂與小廈有別自五錢以至三
兩止彼茅舍數椽及儼屋而居者皆置毋問

此蓋數月之商確萬億之同心不過損諸人
匝月之佃租綽然有餘揆以情理酌之時勢
原非厲民地方士庶所以都無異議耳三院
臺俱報可遂於丁卯春二月十八日鳩匠興
工同祝神告吉者爲范太守汝梓魏別駕士
清江司理禹緒朱大尹希萊唐審理時即以
魏別駕董其事俄而別駕以讀禮南還唐審

理代之是日天氣清和彩雲淡蕩匠作鼓鑼
童叟縱觀已幸落成之有兆矣首建五門五

旬而舉之適余以改秩監軍遠役興元歷三
月方歸而五門已土石堅完朱碧陸離不城
重門設險其諸墻亦半就版築余復以菊月
望日東赴鄂黃矣代余備兵爲周公吉齋方
大事經營十倍於余金湯之固應在肩睫間
矣方余之備兵於襄也七城守具粗備自恃
無恐獨戒心於樊其爲樊計者襄陽衛選鋒

六百以守備戴時雍指揮謝成名統之鎮寧
兵七百名以總戎旗鼓官湯載恩統之襄兵鎮
南兩營新兵六百以加銜遊擊劉承胤武會
舉高第統之樊兵四千以加銜守備陳國策
千總萬象新左繼曾統之舊民兵二百以操
官劉子諫統之再括商於樊者爲北客營五
百餘人以陳國英統之爲南客營三百餘人
以杜應文統之爲爲冠營四百餘人以關文友
統之凡十有一營爲衆八千每合操燦然井
然恍見敵愾之氣微晉其意中盡以有事爲
榮欣欣向往詎敢曰果屬戰士望其城此朝
食然襄君孔道樊有糧名兩年間大寇肆掠
馳驟如織卒未嘗正視樊城豈真無備耶棄
抑以爲道傍苦李哉余渡江請與元日發八
千裹於樊各以片言慰勞舉冠冠於後蓋下余
亦悵悵胷中抵今不恣云

襄南禦寇摘抄

蠢茲流寇發始於秦之延安以及全秦傳殃
於晉俄而畿南河北匪不豕突鷓張司封疆
者聊且驅逐迤邐相爲壑方免胃處堂首功兢
上而起視四境又見烽煙賊乃披猖至此方
其肆行河朔也與楚蜀江北僅黃河盈盈一
水雖稱天塹每遇冬深冰結車馬長驅余每
言之無肯信者其視河朔大寇如蕉下之鹿

夢中之蝶耳癸酉仲冬廿六日黃河水凍成
橋頃刻賊渡數萬汝維裕宛所在騷動人方
信流寇之非蕉鹿夢蝶也賊騎奔騰倏而從
內鄉之黨子口犯鄖矣倏而從鄖陽之金魚
口渡江矣不三浹旬鄖之六城盡陷漢江以
南無復固志先是余初奉

命備兵於襄逆知有今日討軍實而訓教之令

七州邑舊設新增各兵壯以二千計皇皇講
武都無虛日傳之湖南無不誦而且疑者謂

則謂張願頌哺疑則謂駢指可削耳究竟二
千步卒不足當數十萬虎狼且分守七州邑
僅晨星杯水也余率文武將吏先爲固圉謀
以俟兵集再議蕩剿亡何楚撫臺唐公以鎮
算土司兵至鄧總戎玘以南鎮川兵至李總
戎甲以西兵至張總戎玘以家丁至尤副
戎翟文以西兵至虎旅頗館賊鋒詭秘襄君

都會之地養兵防寇製械齎糧無一不辦余
之嘔血拮据周應於兵革間者凡十八閱月
以監軍遷秩借文武將吏宣力合心七城鞏
固余何有焉請得略陳其槩唐太守顯悅領
袖七邑心手俱到事屬創舉中以從容曰籌
畫曰譏察曰誠守曰餉務罔不出以精心魏
別駕士清部餉緝奸能有心力江司理禹緒

先車快策後出其手自鄖來緣江南下繫
繫於襄西之廣德寺穀城舉人常存畏被執

不屈死之多賊突犯西門伏兵擒其衣綠者
斬於城闈及夜真武廟山下火起鄖襄守備
戴時雍潛往擊之獲其三馬加銜遊擊劉承
胤以一騎當十四賊賊辟易去時戎事初起
襄無一兵寥寥衛卒已先以援鄖行都無殺
賊之具不得不以全城爲上襄陽朱令希萊
方從公安調襄軍騎冒險至即拮据城頭點

檢軍實及援兵累集供億萬難卒無苦色賊
 不得於襄乃西犯南漳署漳者為范郡丞汝
 梓而守備戴時雍以衛卒赴援軍於漳城下
 賊數萬至衛卒入城賊遂圍城數匝五日夜
 間諜屢來范輒斬之晝則明攻晦則暗襲城
 上皆有以應然食游盡且垂危矣適鄧總戎
 玘引兵至襄余夜就之問所往曰將援鄭余
 曰鄭賊蚤已入山漳賊近在百里今將軍遠
 來賊未必覺朝發兵午可達此援楚第一功
 也入言之鄭臺蔣公大以為然鄧將軍乃以
 兵請漳蔣公暨江司理親督之賊解圍去追
 及於趕集口大破之斬首三百六十蔣公犒
 師於漳范丞年在耄耄之間五夜不合昨既
 竭心力良亦苦矣棗陽初被寇棗令告急襄
 無兵寇亦旋去俄而彼賊以宛襄德黃歸寧
 江北為如環斯轉之局而東之寺庄鹿頭店

吳家店諸處賊馬遂已成蹊乙亥春賊焚鳳陽轉掠麻城黃陂應城隨州洊及棗陽余率張大節竄兵往禦之亦僅六百迺董民兵得千六百人創立長隊旌旄三日成之合以軍兵聲威始壯大寇三股接踵至皆距城一舍紆道竄中州余知衆寡不敵宜論軍中自報膽力應者百餘一襲賊於吳家店殺賊棄餼而逃飛雨不及追一截賊於雷家嘴馮溝相持矢彈交加傷賊無算以數百步兵對萬賊

金令九陞方造胡餅餉之擬遲明接办而賊已乘夜遁去值大雨經旬雙溝水漲賊馬不得渡余飛章請按臺余公發許將軍兵於郢并調鍾鳴高兵於光化劉承胤兵於襄陽合之可得四千人水橫於前兵斷於後方期大創迺兵到水消賊復逸去徒廢然返耳寇垣均州均守故昏昏莫知措手群志動搖蕪城

守諸事軍民互諉因以江司理暫往董之甫
至而寇逼城下火光四達司理閱守具分信
界宣布號令調荊州所官取新擒賊黨斬於
城外一夕而大定城守乃堅蓋均州外通山
鄉淅川內達房縣竹山層巒深箐莫可窮計
且鳥道幽雜兵力難施為賊所必窺然宮
誰嚴屬

國朝第一香火地群寇至此亦羅拜致祝都
焚燬豈賊之性亦猶夫人之可與於此則經

歷蔣奕芳守之即臺蔣公以澧州兵三百協
防兵聞賊至先焚城而上余嘲之曰爾作此
狀令賊何為因遣之還蔣幕經營數日守具
粗備且薄有斬獲不謂無勞光化與鄧為隣
鄧則群寇出入秦豫之要衝而每禍延於光
光有余新成壕塹在焉亦時駐兵賊終未延
城城外濱江一帶比是萬家無恙如昔也

城則主簿在文堂守之賊從廣德寺分股南
竄疾走蜀之夔門而取道於宜不近城者二
十里未嘗留行此七邑禦寇之實錄也蓋自
郡國去兵而武備弛自衛所空籍而武備全
種吏則疑神案牘民亦專事桑麻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偶當風起塵合何從秣馬揮戈人
兮何尤車馬困爾試屈指流寇徧擾秦晉豫
楚兩蜀及畿北畿南攻賊掠軍所至無餘亦
何有於三百年不談兵之襄州哉迺竭有司
之力七城屹然雖振旅殪賊未見奇烈而於
空拳徒奮之日爲堅壁自固之圖或亦仁人
之且亮且憐也崇禎乙亥夏至日紀於襄署
之靜觀堂

督兵部興日錄

崇禎乙亥夏四月癸巳余奉

旨晉右叅政監鄖襄興安諸軍其時余治襄四

閏歲矣舍簿書而問于戈實所未習然義不

敢辭於戊申受事官係特設其印信衛守吏

胥都出創議俄奉督院洪公檄視師興安以

三總戎二副將一遊擊悉屬調度然自襄徂

興猶一千四百里也五月丙寅發襄陽登舟

渡江從官部卒意興方新皆栩栩岸上觀者
如市余中流擊楫亦以辦賊自許諸有司襄
紳各設祖帳飲別戊辰次光化王令棟來謁
已已秦總戎翼明以援剿至陳兵郊關延余
按籍點閱軍容頗肅中多火器聲達十餘里
舟行辛未次均州胡守承熙來謁聞報廷推
余撫治郟鎮中丞余顧從官曰新移監軍遽
有此推當必不允且余非填撫料也幸

聖明洞察一

如余言是日飛蝗蔽天磨越有聲

群食田中禾僅餘空莖大雨兩日夜遙望太
嶽諸峯翠靄欲滴恨不飛陟其巔余四載間
驅車振櫓過均陽凡八度竟以吏事倥偬刻
期往返未獲點檢登山屐舉一方名勝觀面
失之一行作吏都無清况益信閒者方是主
人矣乙亥次郟陽李太守夢麒涂丞必遷徐
倅養哲姚理士鴻蔣令奕芳來謁撫臺盧公

程叅寰大叅共商兵食大計每至竟日盧公
方改撫全楚先是在鄂匪歲如治兵造械如
屯田兵船如擐甲臨陣匡時大略在人耳目
余不勝心折六月甲申發舟入秦次黃連岷
鄖西劉令伯元謁次白河王令時賓謁次洵
陽姚令世雍謁次興安攝州張丞縱政謁大
叅王公擊區方病暑越三日始晤許大將軍
賓實駐兵於興有製三千是日爲癸巳挽舟
鄂許者已十閱日溽暑淺舟逆行急流中

江兩岸率荒石高峯涼飈不得近舟汗涔涔
下衫襟盡濕每值灘湍輒數十人拽一舟
次且不前殆自驚人山傍多茅屋然鮮十室
比肩者強半燬於賊其燬者惟餘四壁亦皆
焦赤間有老稚亦僅編竹爲扉鶻形鶻服見
船頭旌旄兵刃耶疾趨陟山室中所有亦不
遑回首余招之來諭以部卒無擾始復歸可

想見師出不以律之毒天下矣興元為余舊
并州憶歲在戊辰余分守關南奉先太恭人
來興甫八十五日而棄帷今每登分守堂就
王公語即為心動興人厭兵縱有米亦匿不
入市兵遂艱食稍見偶語而興人復有代兵
出偶語者許將軍頗費鈔約其代措多米以
供倚劍盤餐則王公之力未易泯耳興南香

溪洞於興為佳山水余約許將軍遊行
漸與諸山迥異登一虛閣老樹婆娑細草蒼

茸鳥鳴葉下作百舌聲山根清泉一脉汨汨
漫流閣後一洞僅同石龕供呂僊石像此香
溪洞之繇來也對山高可齊雲玄帝殿宇在
焉拾級而上俯視群山村墮歷歷可數余以
一字評之曰幽舊中軍官陳王道指點先時
屯賊殺賊及焚燬屠割之象為之愴然時土
寇數百掠於黑水河距興二百里余將以

兵襲之偵者謂二百里間絕無居民必裹糧
乃可行而辦米五十石不能得坐失事會於
今恨之嚮三總戎二副將一遊擊以賊聚秦
鞏奉檄往剿漢興數百里內賊耗寂然楚兵
不易深入秦地方苦坐食而再陷鎮安之賊
欲窺楚豫七月甲寅遂引兵還楚駐興兩浹
旬不獲遇賊而返無績可書爰可媿也及歷

洵陽夾河關以抵上津豐陽方一創賊事見
別紀適朱陽關失守則中州恐逼襄光八

月戊子發上津泛舟出來河口揚大舟行夷
寅夜半水入舟幾蹈不測幸臨別舟免於胥
溺飛帆南下乙未入襄陽賊復以走汝寧余
於是致慨於用兵之不易也初賊逃西北因
馳往興元比至而諸帥已他援既而賊潰東
南因馳來襄州比至而狡寇又他掠僕僕三
千里徒疲馬力借非豐陽一戰豈不令英雄

齒冷然亦僅能過賊境上使三湘七澤得免
蹂躪於剽車全局安見有補哉總之輻輳既
廣兼顧實難千里趨戰兵家所忌賊以死徒
爲得策我以追襲而用功解絃而更張之此
其時矣

轉運紀畧

楚自用兵來口辦賊日苦餉有司骨髓輸之
軍中泥涉視之其枵腹猶故也蓋餉之爲義
從食而不從金可見堪食者方爲餉則本色
米豆是而兵士之所需則每在金下不在食
白鏹入囊恣意揮擲及入山披絳蚤已杖頭
無錢安望釜中有米此兵士巧用其不欲殺
賊之故智也於今

明旨屢頒責監軍道臣以催辦本色而督部洪公以往來鄖襄料理本色屬之余正爲鄖地久爲群賊出沒枯石荒村寒煙斷壁決無有張肆發廩供諸軍筒劍盤餐者耳時爲崇禎乙亥夏五月許總戎成名張總戎應昌秦總戎翼明鄧總戎玘尤副戎翟文並軍於襄將次第入鄖余持入山支米近城支銀及額定款收之說正色相商諸將軍許之因集守令定議借價於襄庫派買於襄荆承三府列爲

四運運各有則其司買辦者爲襄陽范太守荆州高太守承天賈太守司自荆承襄運至鄖中者爲荆州朱別駕司自鄖運至軍前者爲鄖陽徐別駕舳舻千里挽拽而上值大雨時行逆流洪浪中灘高水急輒澎湃入舟米豆盡濕又從而秋陽暴之費力無筭一萬三千石始悉抵鄖且倉箱俱盈矣嗣是兵集

興元斗米銀五錢且匿不入市屬興守以代
糴遂得惡聲余取米五百石餉之各兵以寧
兵集上津豐陽關斗米銀八錢夙無商販殺
病牛食之余及大帥在焉亦居無鹽菜余取
米三千石餉之更大創賊借非此也興元城
外以民苦兵已不能保其恐饑即戎兕豐陽
關下數萬賊鋒挺戈相向持至旬餘借非此
物飽士秣馬上津鄭西一路不知作何景象
其闕入內地又可揣見矣按臺余公踰穰豐
陽關倘非楚兵盈萬以扼之豈能退轉賊趨
南召鎮平不敢趨鄭襄豈非以稍稍有備耶
是木色之所濟良多也捭珠打筭當日用價
僅萬餘金今米豆散寄郡邑倉廩者仍數千
石其各營兵扣價還裏庫者猶然官家故物
而諸軍迺不復能以無食難主者主者亦不
至對諸軍無顏色郡邑所散寄倉廩數千用

物尚弘公家之事余曷敢貪天聊以志其未
末云爾

豐陽大戰紀畧

崇禎乙亥六月丙午余同許總戎成名率鎮
軍兵三千駐秦之興安總督洪公方布四面
堵截中央披殺之局流賊雖橫未能傍逸其
突掠西鳳商雜間者以數十萬計皆耽耽楚
豫時楚撫盧公方治兵襄陽鄖撫宋公方受
一 事鄖陽楚鎮秦都督翼明駐兵光化賈副將
一 選周副將繼先駐兵豐陽豐陽蓋秦楚豫

之要害也丙午鎮安縣丹陷報至興安七月
朔巳酉即發兵詣洵陽以遏賊鋒洵市無米
諸兵肉食一兵採道傍之李至斷人手余斬
於江干兵民始帖然居七日丙辰微聞賊走
山陽余謂許總戎曰是賊欲犯楚豫也宜促
兵直掩其前發機貴速賊必驚沮夫事可定
矣乃疾趨上津折出豐陽關自興至豐凡六
百里山徑欹仄兼以雨濘馬墜崖輒斃山間
屋椽盡燬老稚無餘都不得炊爨處癸亥抵

上津賊衆十餘萬已逼豐陽距上津一舍賈
周兩副將方窘秦總戎如盧公議提兵來適
與竄兵同至軍聲大振賊夜劫營秦覺而追
之不能及然相持已旬餘丁卯余就秦總戎
議進兵云旬日未動賊防必疎我已有一衆七
千得前所未有何思賊乎夜傳令會諸將戎
辰遲明楊廷佐孫振武何雲升賈一選周繼

先張大節分股出營直抵賊所兵刃既接賊
遂披靡斬首一百四十九級賊乃夜奔商雒
壬申上津令蔣宗縉驗功級於市此一役也
六百里趨戰恰與賊值三部曲兵不期而遇
若或使之殆天未歎再禍三楚云

月下卮言

秦楚界上有山高峭而綿亘中分一支身伏
再起結作峯巒圍可三里許大江橫其胸小
河遶其肩背森森汪汪日以繼夜繇山而達
峯巒僅土岡廣丈許環峯巒聚處者屋角相
聯生齒亦茂是爲洵陽縣舊無城郭藉水爲
險余昔分守興元時此地熙然化日也越七
載以督師剿寇自楚如秦舟中遙望則頽門

生草斷壁無煙什一予遺慘淒相嚮蓋甲戌
春日江水枯渴流寇褰裳策馬險無可恃罹
此大創耳縣令姚世雍方纍石爲城功未竟
也時許大將軍成名亦引兵至洵及余維舟
江岸是夜炎溽初收刀斗四徹月白則水澄
銀漢風清則爽透羅衣余乃就許公泛小艇
遊別渚輕舟漫櫓信其所之船頭笛聲清和
嘹唳許公掀髯曰藏有斗酒願載以行凡三
浮白昂首山巔有路可陟遂舍舟着屣百步
之上方坪如掌鋪蒲青莎余曰此醉月地也
洗杯更酌許公抵掌賦情兵車娓娓可聽徐
及其四十年疆場勞悴艱苦備嘗從事滇黔
奢酋殄滅猶自壯心勃勃既而嘆秋容之已
邁蘭芽之未生感極悲來欲飲特甚余曰請
爲公廣之天之生人也事業無盡血肉有盡
設願無盡酌心有盡官階無盡享用有盡愁

苦無盡歡娛有盡煩惱侵心面目祇爲可憎
經營俱化花鳥亦自宜人蟻螻朝生而暮死
彼亦恍一世之本末也靈椿八百歲爲春秋
彼亦埒瞬息之霜露也推而染紙成字結水
爲冰市虎易傳棘蠅亂起手作雲雨恩等仇
讐當境認真轉眼是夢戲場響鼓假參軍之
喜怒原不繇心政府排衙真宰官之焦勞狂
自作苦定須一眼覷破難容畢世牽魔許公
曰是蓋然矣意則何居請更廣之余曰世有
至適馬不在佩王橫金也亦有大拂馬不在
解榮削色也昔晨門楚狂丈人沮溺之流一
身長泰萬念全灰舉列國侯王構怨稱戈文
事武備只於嘯傲風塵外瞪目視之余亦無
從尚論其人第讀理亂不問一語省却無限
煩惱無恨經營天欲平治天下自有尼山聖
人任之尼山既厄我輩奚爲共擊磬荷蓀耦

耕司門時每經尼山物色彼豈草草哉豈草
草哉舍是而屈大夫之汨羅沉怨賈太傅之
流涕殞生千秋而下非不興言悽愴達人處
之恐有別解也余言既竟皎月照林西風拂
坐蟋蟀聲淒淒成韻如訴如泣其皆爲余言
邇來乎許公心若惘神轉怡良久曰命之矣
時爲崇禎乙亥秋七月既望

劉剛兵講紀畧

崇禎乙亥夏四月乙巳援剿總兵官右都督
鄧玘部兵夜譁帥被焚死之帥驍健善戰
歲登壇累績行間人多知其名然機鋒四射
淫虐性成才足以濟之目不知書而章奏竿
牘輒能口誦殆非凡流也先是歲甲戌帥繇
豫入楚及流寇戰於南漳戰於竹山戰於鄖
西入秦戰於洵陽皆以捷聞時余備兵襄陽

恒壯之每有議其浚削太過縱兵滋擾留賊
爲富貴地者余不深信也甲戌八月帥從總
督陳公剿寇於漢中兵分五營左右爲馬丁
中前後爲步丁步丁焚漢中城門挾賞二千
二百金奪民商船南下所携商貨民婦纍纍
重載直抵襄之樊城帥亦率馬丁繼至譁兵
居樊帥居襄盈盈一水譁兵花么兒楊長子
諸奸更置旗色獲帥人輒斬之帥窘甚迺糾
許大將軍成名楊副將正芳以鎮守兵鼓譟
渡江誘譁兵來迎帥從上流十里許戴星暗
渡與許帥刻期掩其後殺譁兵三百餘人花
么兒諸奸皆與焉幾以樊城殉嗣是馬步兵
同室仇讎矣於時楚中寇靖重九日帥引兵
而北余偵之是日漏盡前發者輿中馬上佳
麗如雲或軍中麗雜帥未及聞乎乙亥夏四
月帥自江北入黃麻德安廿日巳亥抵樊城

停驂樊城之公館余以改秩監軍聞帥私戒
所部曰監軍未易犯其各慎之果無大擾樊
市人亦幸其部兵之鮮衣醪飲恣意揮金也
壬寅鄖撫盧公會帥暨許總戎成名張總戎
應昌尤副將翟文誓帥神前余及江司理禹
緒在列誓辭嚴峻慷慨令人骨悚癸卯預給
夏五月餉九千餘金甲辰帥陳兵武場軍容
奪目余侍盧公按轡徧觀與帥劇談臺上犒
師而別是日漏下三十刻陡報川營馬兵有
變暮夜隔江無處引手余披衣待旦遲明聞
馬丁結聚陳家營矣俄聞馬丁欲與步兵爲
難矣俄聞帥墜公館牆外隘巷中被火炙死
矣俄聞馬丁哭數聲向北行矣俄聞步兵群
居寂靜矣余因率各有司集城上召其中軍
官賈一選領步兵官周繼先詰起變之繇兩
將漠然再叩之郎復轉換余乃與各有司宣

論將領安輯多兵仍遣詣鄭聽盧公部署過
此以往日求其故而不得見於公牒者則曰
諸兵索馬帥持之嚴也夫何戕帥者又出馬
丁再則曰三月無餉也楚餉業已豫給豈步
兵別有授餐見於巷議者則曰一弁之妹中
有陰構也而無據之蜚語亦未易加人江司
理稱營中事非營中人誰能知之其如不言
何說者曰帥兵屢譁帥亦屢寤每徙絕處逢
生歷歷可指今不幸公館墻高變起之夕帥
登樓陟墻越墻傷足適值隘巷如綫譁兵縱
火而帥不保觀馬丁之哭聲比向可証其初
無殺帥之謀此或有見應聽公評噫帥固豪
傑自命者以素所加膝之部曲一旦挺刃相
向不難屠大將如犬豕非刺骨傷心計不出
此豈一索馬女戎諸瑣屑可易釀成者余終
不大解然典兵而死於兵復不得首亂者以

仲法瞑目天下之爲典兵者危矣聊紀其略

青泥灣殺賊紀畧

崇禎乙亥九月楚撫臺盧公方以總理五省
軍務

新命建燾於武昌算川南鎮諸路帥將軍於棗
陽且六千人余自襄謁按臺余公於郢將約
秦大將軍閱兵棗陽再嚴軍令馬首西向抵
德安盧公一檄至欵余暫止德安爲東西蕪
顧計遂不果入棗既而又一檄至欵余督

將兵繇西而東盧公發標下兵繇東而西以
夾擊賊於黃德之交是時流寇方自關中突
出朱陽關直走開封汝寧轉掠江北之六安
英山諸處避實乘虛所向莫撓其鋒盧公逆
知賊必返入楚中也豫布夾擊之局公於行
間妙運機先大都類此余迺飛騎調軍於棗
陽之六千人從秦將軍來德安會余并傳檄

各郡邑儲精以待而賊越英山犯廣濟蚤已
狎至九月壬申盧公以標兵發武昌截賊於

麻城黃安十月己卯副將周繼先兵至德安
是日聞賊已近黃陂接孝感傅少司農告急
書余夜發周副將兵急趨黃陂與約曰遇賊
即剿無賊即前不得驟於所向庚寅都司何
雲升兵至德安余知黃陂山中有小河司僻
徑可達羅山信陽應山隨州即發何都司兵
潛入小路暗度小河司以與周副將接應壬

午秦將軍以叅將劉京孫振武守備劉九思
兵至德安先是兵過之地間左騷然今余暨
大將軍同在近地多兵雲集而鷄犬不驚癸
未大兵發德安余介馬督之抵雲夢適聞賊
從黃陂已至小河司余以追賊尾不如擊賊
首夜就秦將軍決策於文昌閣改路入山迎
剿合之周副將何都司前發兵蓋三路並進
也盧公先於朔日戊寅遣副將楊世恩雷時
聲從麻城襲賊以武昌丞張大經監紮麻城
百里及賊於青泥灣距十里癸未昧爽往逼
其壘馬賊迎敵我兵佯退橋東以誘賊賊果
悉衆來我兵兩翼直進賊披靡獲級二百四
十馬騾兵仗稱是賊即分兩股半走應山半
走羅山兩副將及秦將軍會兵於小河司乙
酉兩副將振旅還麻城庚寅盧公犒師以捷

上

聞丙戌秦將軍引軍出二郎坂追犯應山賊時
李右轄任臺守應山擊賊去之隨州己丑秦
將軍追至官潭店大戰壬辰再追至蔡陽舖
又大戰賊乃竄鄧州是賊自號蝎子快於群
寇爲極寇徙楚東北廣濟入犯西北襄陽出
境所至遇兵時經二旬皆踉蹌山谷間盧公
豫行清野法注釜於水窖粟於地彼進無可
攻焉無可掠諸軍敢戰視昔有加賊人自顧
不給亦未暇傍馳故焚殺獨少且枵腹去楚
用兵三載間當以此後爲最云

棗陽襲賊小錄

棗陽斗大一色界於襄承隨宛之衝南達九
黃北望新鄧周行千里使轍鱗鱗也東走郢
之松林寺隨之沈家灣西逼泌之馬政府平
市鎮秦莽一徑鳥道茫茫也山間獵子恒以
短弩藥箭逐鹿爲生活遂亦有匿身草澤負
嵎而學探赤白丸者昔活熙時直視爲風起
青萍之末不及簾幕即見消化耳正德間流

寇邢老虎劉六劉七輩曾軍於此攻城不拔
焚掠而去亦近郢中事見興都志棗爲必爭
之地亦猶夫具之有徐豫之有維也崇禎乙
亥冬棗當三載被兵之餘加以饑饉粒米幾
斷而東南爲甚嚮之草澤負嶠者鼓煽其間
揭竿持挺一倣流寇所爲群不逞之徒附者
日衆居民避賊徙賊者埒前遁宛泌之流寇
返至鹿頭白露諸大堡晝布旌旗夜灼火光
莫辨其爲山寇流寇也余徙郢中接理臺廬
公檄赴九黃視師退江北寇因至襄謁撫
臺王公請方畧時王公初秉鉞入楚徧諮兵
事銳意圖賊首闕樊城臺墻捐貲千金以要
必成俄王公扁舟入郢余亦介馬來棗爲丙
子元前一日若官若士若民之蹙額相告
者皆賊形也若耳聞若目覩若文牒之惶惶
相對者皆畏賊之象也時徙余在棗爲標下

領兵官樊籠鎮守營官黃運泰新調滇兵官
段天成守護樊城官陳欽揚乃密詔諸將於
署內諭以乘夜襲賊諸將奮袂欲行令黃運
泰爲前鋒段天成陳欽揚爲左右翼樊籠爲
後勁結隊向紅花廟行蓋余未入城已先命
守備楊濩所豫探賊之羣掠者一時部伍分
明啣枚疾進兵動而人不及知余秉燭以待
漏下四十刻聞擊鼓聲甚銳余心動急問之
則司塘者報軍中先斬兩級少旋則遣去檄
陣官趙九鼎報獲十四級又報賊去兵還遲
明諸將至各兵手提血級於階下詡詡其繁
賊之狀是爲上元日羣傳賊滿近郊余仍整
兵以待而倭賊則蚤已狼疾遠去此一役也
四將率千餘人戴月往返且八十里僅得十
四級維時余庭誥各弁曰大題小做矣於今
恨之軍中不欲殺賊大都類是未盡在象窠

難敵也越宿余率兵東行然流寇亦從此度
雙溝呂堰竄鄧州未必非此戰之力耳先是
乙亥春三月余尚備兵襄陽巨寇數萬繇江
北長驅犯楚黃直走棗陽余宵馳至棗防棗
兵六百箝食城闔足不踰戶乃急藺煙丁得
千六百人製旗編隊及金令九陞親訓之市
人乍着戎衣初有慚容少則怡然歷三日步
趨翼如矣大寇過後山盜竊發余遴庠生之
矯傑便捷者四人往諭之禍福再以此縣尉捧
嚴檄步其後僅五騎反復折辯竟日群饑民
稽顙流涕納旗爲信則係敝衣爲之此輩縱
之非法殺之不祥頗費安排甫五日別盜又
起余始擒亂渠三人重撻於市取獄中先獲
流寇一人斬之陽稱爲山賊首也賊遂屏息
余以遷秩去信乎棗爲必爭之地况咫尺
陵園藩維繫焉設兵而民苦撤兵而官苦將何

角華八金
術以可

東行聞見錄

崇禎丙子正月流寇羣聚於安慶廬州衆數十萬總理盧公以大兵繇固始壽州追擊大破賊於滁州檄余徙承襄德黃監四副將各部軍剿賊於楚境上蓋以江北三面阻水面進兵將盡殲賊於此也余正月十三日已未發襄陽詣黃州曩凡三往返行三千里矣耳既順聽目且徙心每接所知者驚心寇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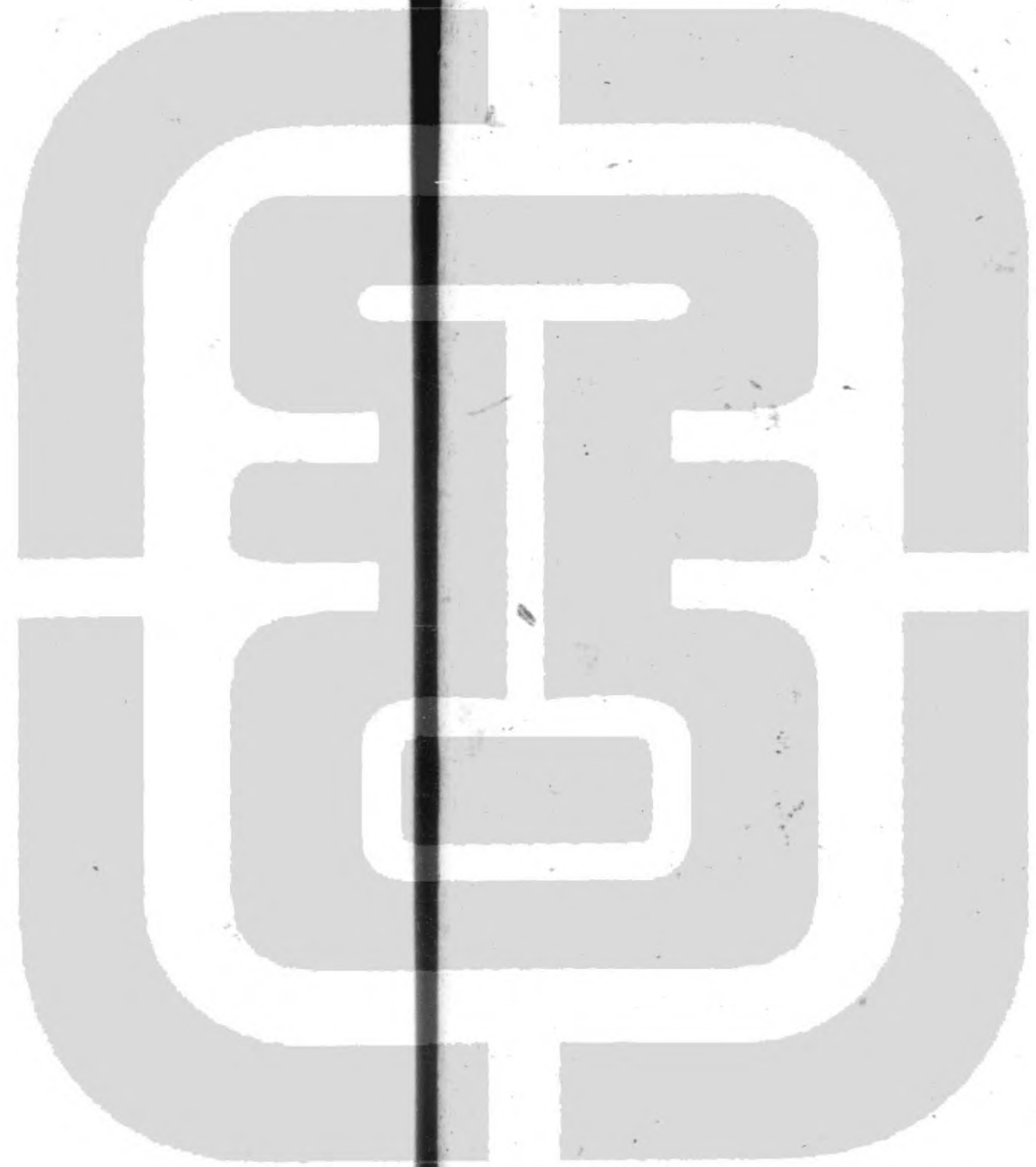
舉以相商此余見聞之繇出也襄頰歲苦饑
於今厲滿沙塲化爲旱魃家餘空釜人鮮完
衣草子樹皮都無存者鬻人於市僅青蚨二
百文他尚何言撫臺王公方議粥政襄之東
津濱江一崖中有木室高下寬長皆丈許舊
亦漠然土中耳偶現人間一葉姓者舉所有
剖而藏之有司窮詰乃出王璧者銅盤者酒
樽者茶鑑者刀劍者大如斗者小如拳者皆
猥屑鄙陋不足當賞鑒家一瞬而葉之奔走
狼狽骨立形銷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于今驗
之庚申余入棗陽棗之饑與襄埽民加獷悍
迺相率爲盜輒數千計斷木爲鎗張布爲旗
當晝行劫不從者殺之衆志洶洶時屆上元
入其城居人愁黯景色蕭條若不復知有傳
耕火樹者殊覺愴懷夜視四境火光亂起則
山寇傲流寇也余立發三將各提所部兵向

東南火多處剿之中夜兵旋馘其十四級詳
在別紀是夜火遂不舉棗城經余所增雉堞
聳吐濠水洋溢王令予爵嬰城以守棗東一
舍爲紅花店余入古廟秣馬父老十餘輩來
懇被禍之慘及指點賊所焚殺處淚隨語下
又兩舍爲唐縣鎮故屬奧區今亦零落是日
行九十里絕不聞雞犬輓轡聲人之云亡餘
斷壁焦梁耳棗隨間爲楚豫捷徑受創獨烈
癸亥入隨州涂守世延增城數版亦若余之
增棗城而饑饉差讓於棗耶何中翰乙丑入
德安則物恬人熙仍是太平物色田司理正
春方視府篆日籍煙戶爲兵勸大姓畜馬借
作軍資安陸唐令騰鳳其急綢繆迎余河干
殆二千人人亦解頤揚聲樂爲嚮往斯德人
閑暇舒暢之一徵也晤李用晦憲副丙寅入
雲夢未被賊都無殘缺蔡令宗虞獨蹙額於

兵臨供億之難丁卯人孝感其里甲醜磚增
城境內小河巡簡司距城百里北走空山二
百里接中州羅山縣且邪徑委蛇傍通黃陂
應山安陸賊指爲避兵之間道小河負薪荷
耒而居茅舍數千楹悉作寒灰雍令鳴鑿行
清野法後至賊亦苦無食城市則歲時舊制
上元張燈合樂尚自踵行殘燈仍颺颺竿頭
也晤傳少司農程少司農張中翰已巳入黃

陂李令鑑善理鄉兵鳴鉦執爨不絕於途賊
頗憚之城亦增高晤張方伯陳上林庚午凌
晨將發兵向黃岡斬梅石都閩鍾秀報大賊
距六安雖隸江北實麻城羅田之輔車也立
改路走麻城留扼賊鋒夜扼岐亭鎮煙井手
家杳見孑遺破署停驂全無戶牖風來簷外
似作悲聲底事盈懷終宵不寐惟聞群馬齧
草有聲辛未入麻城劉令星耀方築新城望

之瑩然屹然秦大將軍翼明軍於此而石都
閩前報固風中響水中泡耳爲之撫然恨軍
中兇戲也其四副將所部軍已先期奉虜公
再檄馳往壽州兵與賊盡遠出千里外余於
是馬足徒疲矣晤李太宰陳少司寇周少司
馬梅中丞劉大金吾時唐梅臣憲副備兵蘄
州亦至麻共訂兵事連宵殷語怡怡如也居
數日秦大將軍來會閱其標兵演臨敵衝打
法復閱辰州鎮筭支羅南鎮四營兵其強弱
虛實有差忽報商州巨寇出浙川犯光化直
抵城下勢必往援余約大將軍整兵以待庚
寅撫臺王公臨麻唐梅臣復至即與策發軍
詣光化大將軍躬擐介冑余仍監之壬辰大
纛出麻城緋桃翠柳映帶旌旗濟以風日清
和軍氣倍揚云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inscription.

